

思绪点滴

“炒米换笔盒”的警示

○卢江良

关于我和二姐的童年往事不胜枚举,但每当我们团聚时刻“忆苦思甜”,那个“炒米换笔盒”必定是“保留节目”,而每次结束回忆,我们总会互开对方的玩笑——我说她曾经是一个“骗子”,她称我小时候是一个“傻子”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,那个时候中国农村普遍很穷,我家自然也不例外。可以说,像我那种年纪的孩子,我们的整个小学时代,几乎什么零食可吃,像我这样的家庭,吃得最多的无非就是炒米——盛些把米,放上些许糖精,在锅里炒熟。

在我的记忆里,还没上小学前,“炒米”这样的零食,母亲每月会做一次,每次炒三小碗的样子。这三

小碗炒米,就每人一碗,分给我们三姐弟——我和两个姐姐。之后,我们就将分得的那碗,各自找个地方藏起来,多吃少便由着自己。

不过,我的那一碗,每次总有半碗是给二姐吃去的。是不是自己对二姐特别好?其实不然。那又是为什么呢?因为二姐有只漂亮的笔盒。二姐比我大三岁,那个时候,她已读一年级,成绩比较优秀。那只笔盒,是她评上三好学生的奖品。

当时的我,虽然还没上学,但对铅笔、橡皮这类文具,保持着无与伦比的偏爱。记得,有一次,父母很难得地带我去了趟城里,村里其他孩子嚷着要吃要喝,可我竟然要求买一块橡皮或一支铅笔。可想而知,二姐的那只笔盒,对我具有多大的

诱惑力!

然而,小时候的二姐,算不上是慷慨之人。尽管我对那只笔盒“垂涎三尺”,但她绝不因此“无私奉献”。只有在每次分了炒米后,她自己那碗已吃光,而我的只吃了一半时,她才拿着那只笔盒,不时地在我面前“招摇”。

显然,那个时候,我经不住诱惑的。这时,她会趁虚而入,欲言又止地说:“你要我的笔盒可以,不过……”我还没她说完,便急不可待地追问:“不过什么?”于是,她就堂而皇之地提出:拿我那半碗炒米,跟她换那只笔盒。

结果,不难想象。尽管我对那半碗炒米是那么依依不舍,但终究敌不过那只笔盒散发出的无穷魅

力。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,自己对那只笔盒的“占有”,一般不会超过两天时间,二姐的理由总是很充分:“我没说给你呀,只是让你用几天的。”

那个时候,我纵然有百口,也难以辩赢——因为我的那半碗炒米,已落进了二姐的肚里,而我们当初交易的时候,根本没立下任何凭据,也无人在场证明,一切都成了糊涂账。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那样的情景,不止发生过一次,它一直不断地重演,直到我读小学。

当然,随着光阴的荏苒,等我们长大成人后,二姐一改儿时的小气,变得非常大方,在我成家立业之前,数次手头拮据之际,她总是慷慨解囊,资助我渡过难关。不过,那件

“炒米换笔盒”的往事,还是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。

而在“骗子”和“傻子”的长期互称中,我们不知不觉地从不同角度吸取了经验教训,直到如今,当我们双双跨过不惑之年的岸堤时,从事服装经营的二姐,总是以诚信为本,将生意做得顺风顺水;而我在漫长的文字生涯里,始终以契约为重,几乎没上过一次当、受过一次骗。

“炒米换笔盒”这件往事,对于我和二姐而言,或许只是童年时期的一个游戏,但它以一个负面案例的方式呈现,不断地被我们重提和强化,于无形之中给了我们诸多的警示,甚至于影响了我们的整个人生,这也许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。

城市写真

一杯茶
一座城

○王珍

古琴从千年的沉睡中醒来,箫也找到了吟诵的灵感。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,带着春天般温度的诗句,把春茶一芽一芽地唤醒。杭州的老市长苏东坡的咏茶诗词,穿越时空,一阙阙脍炙人口,糅合着茶香,以茶的精神层面形而上的美丽,熏香了杭州的空气,柔媚了西湖山水。不管是吟诵、书画、镌刻,还是吹拉弹唱、演绎,都是知茶、爱茶的天籁,让人情不自禁地敛气屏息,呼吸似乎也成了多余的噪音。

时光倒流,回到了宋代。苏东坡穿的依然是那袭青布的长衫,头上戴的还是他下狱时自己发明制作的“东坡巾”。东坡挽起长长的袖子,开始点茶、斗茶——他将茶叶末放在茶碗里,注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,然后再注入沸水,用茶筅搅动着,茶末浮上来,形成了粥面。然后,又将丝罗筛出的极细的茶粉放入碗中,注入沸水,同时用茶筅快速搅拌击打茶汤,使之发泡,泡沫浮于汤面。

一盏盏颜色鲜白的茶汤奉到了人们面前,茶沫久久地停留在汤面上,茶香四溢。在人们赞叹着“好茶”的时光,东坡又一次胜出。深研佛理,亦精通茶道的东坡,是杭州人心目中永远的胜者。

由中国茶叶博物馆开发还原的茶道——宋代点茶,揭示了东坡对茶道的独到之秘。茶叶、水质、器具、煎法,东坡都是那么地讲究,甚至于还自己动手做了一把别具一格的紫砂提梁壶,壶上题有“松风竹炉,提壶相呼”的诗句。东坡提梁壶和曼生壶一样,飘然出俗,壶中透彻表里的文化气息和精神内涵,一直是启迪后人的不朽之作。

书法雕刻家特意为此赶制了一把紫砂壶,镌刻着东坡的像和东坡的诗,让在场爱东坡、爱茶的有缘人都在壶上刻上自己的名字;东坡的粉丝团“慕轼雅社”的发起人朗声诵读他创作的东坡像颂文;一位话剧界的长者,欣然登台朗诵,声如洪钟,耄耋之年竟然能把东坡的诗词背得滚瓜烂熟,且一字不差,已然烂熟于胸;几位音乐界的教授学者极恭敬地切磋探讨着音乐、韵律和诗歌吟唱,想最精确、到位地还原苏东坡当年吟诗诵词的原生态;戏曲界的专家则用杭剧武林调唱出了苏东坡的《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》;有人为苏东坡造像,有人现场作诗填词写楹联赞东坡,有人泼墨挥毫书写东坡诗词,有人讲述东坡的故事……一时,满屋子弥漫着琴棋书画诗酒茶。

这是“苏东坡诗词吟读会”上的场景,也是杭州大大小小的茶事、雅集中的常态之一。明前抢头采、清明开茶节、谷雨全民饮茶日、西湖国际茶文化博览会、西湖茶宴……一年四季,杭州从来都不缺少和茶有关的活动,正如西湖是杭州不可或缺的标志一样,杭州也一样不能没有西湖龙井茶。杭为茶都,不仅是因为杭州有绿茶皇后西湖龙井茶,更是因了茶中那份唐宋元明清、从古喝到今的深厚文化积淀。

游人到杭州除了看西湖、喝西湖龙井茶、吃农家菜之外,更能体会到那份浓郁的茶文化,从“神农氏尝百草,遇毒,以荼解之”到陆羽著《茶经》,从苏东坡的咏茶诗词到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的《茶人三部曲》,缕缕茶香中始终氤氲着醇厚的茶文化。

有人说,百年前,大洋彼岸曾经是中国人向往的地方,不少热血青年漂洋过海去寻找他们的青春梦;百年后的今天,大洋彼岸离我们越来越近了,但作为本土的此岸却已被岸化了。因此,人们又渴望回归,希望学子百家、风清月明的传统的中国离我们更近一点。而杭州这座城市所弥漫着的茶文化,不正是我们出发走向回归之途的一个起点吗?

亲情密码

写给我亲爱的女儿

○钱天柱

亲爱的孩子,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,你睡得很不安。你在自己的小床上辗转反侧,还带哭腔梦呓着。我轻轻地旋开台灯,借着昏暗的灯光注视着你漂亮的脸蛋。

孩子,你可知我是多么的爱你啊,生日快要到了,我该送你什么礼物呢?记得那天傍晚我俩在小区的花园边逛,你的眼光被一个电玩汽车吸引了。你盯着那汽车,足足看了十来分钟。上楼的时候你突然对我说:“爸爸,等以后我们有了很多钱,我们也买一辆这样的汽车好不好?”

亲爱的孩子,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,我呆住了。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懂事。你的要求提得那么委婉,以至让我心疼。

而更加令我愧愧的是我经常粗鲁地对待你,就像今天晚上吧,你把我发表的文章的报纸剪掉了,我雷霆爆发地斥责你,还警告你,以后不允许你动我的东西。原本兴致勃勃的你被我骂得眼眶红红的,而我却仍在心痛我的报纸。一直到你睡觉前我还和你说一句话。后来,你来到我身边,轻轻地搂着我,你小脑袋靠着我的肩膀。虽然你没有说话,但我的宝贝,那一刻,爸爸陶醉了。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你的这份无邪的爱,和这份浓浓的依恋。

亲爱的孩子,你才六周岁半,但是我总是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你。我从来没有亲切地表扬过你,没有耐心地鼓励过你,反而总是挑错和呵斥。总是嫌你吃饭时说东道西,就连你早上起床太早,我都怪你吵醒我。可是我却一直不知道,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自己关灯睡觉,是什么时候开始每天早上自己起床穿衣服的。我基本上都是在你叮玲咚的刷牙声中醒来。对了,我还没看过你刷牙的

样子。刚才我在洗手间看到,你小兔子牙刷竖在小杯子里,而牙膏却不见了,可能早就用光了吧。你看,爸爸是多么粗心呀。

是的,爸爸总是要犯糊涂。记得幼儿园开学报名那次,老师问你几岁,我俩同时报了两个不同的数字,老师问哪一年出生,我竟然回答不上来,直到我说出你的生肖,老师才确定了你的出生之年。那天,幼儿园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俩哈哈大笑;还有一次,我们一起去家门口的小店里吃面条,吃完面条回到家,才发现我又忘记带钥匙了,也忘了带手机、身份证和钱包,可怜你这么小就跟我一起在家门口坐了一整夜。那天,你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没完成家庭作业。

还有一次更惨,你坐在我的自行车车架上,我一边骑车一边故意摇晃着前轮逗你玩。没想到却把你的脚晃进了钢丝里面,连车带人向前翻滚。我拼命地用双手紧紧抱住你,用自己的头当落地支撑,狼狈砸在了地面上。当时,我的眼镜碎了,脸上破了,门牙也掉了两颗。而你破天荒地嚎啕大哭,哭得路上的车子和行人都停下来围观。谢天谢地,幸好你没有受伤!

哈哈,我会做很多蠢事,蠢得总是让你跟我一起吃苦受累,担惊受怕。不过,我亲爱的孩子,我记得你很喜欢小兔子,总是说自己是玩具店里的那只红眼睛的毛绒小兔子,还让我叫你“兔女儿”。好吧,今年生日,我就送你一只最可爱的毛绒兔子吧。

爸爸最怕你睡觉踢被子,最怕你生病不肯吃药,最怕你哭红了眼睛却一句话都不说。有人说:“生命原本是可以永生的,但是为了进步,生命就放弃了永生,选择了繁衍。”是的,你就是我生命的繁衍,是我的希望。

夭桃灼碧池
夏之明 摄

笔随心动

悠幽古巷

○钟茜

浅灰色的青石板错落有致地搭成冗长的道路,青葱的苔藓细密地填满每一道缝隙。我不自觉地踏进了巷子,脚下光滑的石板泛着柔润的光泽。

不远处,一老汉正慢悠悠地搬出竹椅摆放在家门口,黝黑的面庞映入我的眼帘。我一眼认出,是谢伯。

谢伯眯着眼睛盯了我许久,然后咧开嘴,冲我大声道:“回来了?”

我怔了怔,使劲点了点头,瞬间回到了孩提时代。

我们光着小脚跃过摇摇欲坠的门槛,踏过一洼洼清澄的积水,嬉笑着来到巷口,将手中攥紧的硬币交付慈祥的老爷爷。他便笑盈盈地叮叮当当敲下一小块甜腻腻的扯白糖来。

我噘起嘴说:“我还是喜欢巷子!”

外公笑了,轻声道:“总有一天,你会离开巷子的。”

“现在我们不就在巷子外?”我疑惑地抬头。外公却不再言语。

当我重新站在巷口,绵长的记忆席卷而来。我的目光漫过古巷的每一个角落,搜寻着曾经的点滴。

青石板仍旧写满履痕,红瓦片依然严整地排列于屋顶,香樟树郁郁葱葱地摇曳,一丛从玉兰沉睡在墙角,安静地等待下一个花季。

谢伯絮絮叨叨地和我说着古巷这些年来的事。李妈的女儿生了一双惹人爱的宝宝,邻家的小姐姐考上了重点大学……我默默地祝福着。

突然,谢伯重重叹了口气道:“这巷子太老了,政府要重新改造呢……”

我一时不知所措,是哀伤、惋惜或是愤怒,还是对于除旧换新的略微赞同?儿时的梦靥终究成为现实,很快就会有推土机将这里夷平,播种下繁华与喧嚣的种子。

我知道,古巷终究会在岁月中泛黄隐去。然而它们从未凋零,而是以厚实的花瓣将我们托起,让我们怀着纯净的心,去靠近成功与希望。

一如古巷,用坚硬的石板为我奠下了温暖的故乡情怀——正如她鲜为人知的芳名“给暖巷”。沿着它,我们必将走向美好的未来。

这是“苏东坡诗词吟读会”上的场景,也是杭州大大小小的茶事、雅集中的常态之一。明前抢头采、清明开茶节、谷雨全民饮茶日、西湖国际茶文化博览会、西湖茶宴……一年四季,杭州从来都不缺少和茶有关的活动,正如西湖是杭州不可或缺的标志一样,杭州也一样不能没有西湖龙井茶。杭为茶都,不仅是因为杭州有绿茶皇后西湖龙井茶,更是因了茶中那份唐宋元明清、从古喝到今的深厚文化积淀。

游人到杭州除了看西湖、喝西湖龙井茶、吃农家菜之外,更能体会到那份浓郁的茶文化,从“神农氏尝百草,遇毒,以荼解之”到陆羽著《茶经》,从苏东坡的咏茶诗词到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的《茶人三部曲》,缕缕茶香中始终氤氲着醇厚的茶文化。

有人说,百年前,大洋彼岸曾经是中国人向往的地方,不少热血青年漂洋过海去寻找他们的青春梦;百年后的今天,大洋彼岸离我们越来越近了,但作为本土的此岸却已被岸化了。因此,人们又渴望回归,希望学子百家、风清月明的传统的中国离我们更近一点。而杭州这座城市所弥漫着的茶文化,不正是我们出发走向回归之途的一个起点吗?

难忘记忆

深藏的往事

○潘思斌

退休后,每天傍晚看《处州晚报》已成我的习惯。不久前,该报一个醒目的标题《编剧张莱:我在云和长大常回丽水看看》如磁石般吸引了我。“张莱,我的学生!”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惊叫起来,一口气把全文看完。文章主要说的是,张莱编创的谍战大戏《和平饭店》在浙江卫视开播,被网友称为国产又一“神剧”;热爱文学的他在编剧界声名鹊起,代表作《中关村风云》《异镇》《从爱情到幸福》等也好评如潮,被业界称为“鬼才”。

看了此文,不禁勾起了我记忆深处的一段往事。

30年前,我在云和二中任教,是张莱的初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。在我的印象里,他是学生中的“另类”,班里十足的调皮鬼,常因违反校规,被我叫到办公室里教育。此时的张莱,总是笔直地站在我的对面,涨红着脸听我训话。印象中的张莱脑子相当灵光,迟到了就眯着眼在教室后门缝隙窥视,等我转过身在黑板上板书时,便悄悄推开门,蹑手蹑脚溜进教室,端端正正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记得他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,因而也就多次躲过我的批评。偶尔他也干些“恶作剧”的事,气得我将手高高举起,他便灵动地脖子一缩,装出可怜的样子,我也就手慢慢放下。

在教学中,张莱给我带来不少麻烦,但我心里却不怎么讨厌他。

作为青年教师,我已经懂得,调皮是孩子的天性,尤其对于一个有独特个性的男孩子。内心深处,我倒是挺喜欢他的。别的不说,粗壮墩实

的块头,白皙细嫩的皮肤,圆乎乎的脸蛋,一双手伸出来,胖得像馒头,模样就惹人喜爱。他理科成绩一般,但文科出类拔萃,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极强。课外,有时他会做滑稽可笑的动作,招来一班“哥儿们”围观;他用风趣幽默的语言,讲述自编的故事,常常让“哥儿们”笑得前俯后仰。放学后,他会将手在空中一挥,把小伙伴们带到一个神秘的地方,或游戏,或活动,甚至空手打闹一番。他擅长写记叙文,常有供老师在作文辅导课范读的。在我的剪贴本里,至今还保存着张莱在《雨花报》上发表的一篇题为《打铃人》的小说。

张莱从小爱阅读,兴趣广,

与同学有不一样的思维。他的考试成绩平平,却痴迷于课外阅读,且

阅读面非常广。如文学作品这一块,除阳春白雪的经典名著外,他还会涉猎下里巴人的神话传说、古代传奇、民间故事、武打小说等等。他师从丽水籍艺术家尹舒拉学习国画,有浓厚的兴趣;他喜欢音乐,是学校里出名的“小指挥家”,在他的出色组织和指挥下,班集体还获得过全校歌咏比赛第一名。出人所料,张莱还爱上了服装设计,令班里的女同学自愧不如。高考那年,他报考“北京服装学院”被录取了,命运执拗地把他留在了遥远的首都。

时光荏苒,相见恨晚。师生再次见面,已是2017年9月在丽水召开的30周年同学会。43位同学和3位老师欢聚在南明湖畔。“莱哥哥来啦!”从京城远道而来的张莱一下

车,大家便欢呼起来。他穿着短袖的T恤和背带的牛仔裤,下巴留着一簇黑白相间的胡须,头顶后侧晃着一束吸人眼球的长发。他咪笑着,做个鬼脸,双手合拢,给久违的老师和同学作揖。他依然是那么逗,那么随和,丝毫看不出丁点大编剧的架子。

不过,峥嵘岁月也在这位创业者身上留下一些不和谐的音符。46岁的他,体态雍容,步履有些迟钝,脸上刻有超龄的苍老,头上增添了不少碍眼的白发。我知道,青年人独闯京城打拼不容易,一个剧本得花多少心血?我想,他的亚健康状态,便是精力长期透支惹的祸。

作为他曾经的老师,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:张莱,我以你为傲,并请多多保重。